

生活故事

# 老有所乐学拉二胡

■余宏达文

2023年4月,本人再次退休,从又工作了十几年的返聘岗位上解甲归田了。蓦然回首,人生已悄然过了古来稀。

忙忙碌碌了几十年,突然手握大把的闲余时间,一下子倒不知道如何去使用了。恰巧,近在隔壁的杨浦区老年大学张贴出通告,告知学校将恢复线下教学,有兴趣的老年朋友可以前去咨询报名。

接待的老师拿出课程排片表说,老年大学开设的课程不少,可视个人的兴趣爱好报名,但是,因为现在的线下上课是去年线上教学的延续,因此有些班的招生名额已满,二胡班尚有几个名额,如果想学的话,二胡班是不设门槛的,零基础也可以报名,就是二胡要自备。

寻思着,拉二胡对老年人来说具有活跃脑神经,锻炼记忆力的作用,对活络老年人的手指、肢体也有帮助,家里也正好有一把儿子曾经用过的旧二胡,就立即报了名,插班进了老年大学的二胡班。

报名后我异常兴奋,回到家,马上翻找出那把旧二胡,擦拭了一遍,给已经有点干涩的琴皮抹了点油,而琴弓则因长久没使用,马尾毛都已经断了近一半了,于是立即上网选购了一把新的琴弓,同时购买了松香,万事俱备,从容地跨进了老年大学二胡班,开始了新的艺术学习生活。

进二胡班的第一天,教二胡的蒋毅勇老师热情地叫我找位子坐下,说,不忙着拉,先听听班里其他同学练琴。

第一堂课印象深刻,蒋老师反复强调拉二胡的拉弓、推弓必须注意的关键点,出弓要慢,手腕先动等等。我边听课,边领会要义,仿佛回到了青春时期……

按蒋老师的说法,“你之前摸过二胡?”注意,这里用的是“摸过”,而不是“学过”。

是的,我在青少年时期确实碰过二胡。那是特殊的年代,学校停课给了学生们大量的自控时间,大部分学生逍遥在家蹉跎岁月。当然,学生们也很会打发时间,“武”的可以练练摔跤、举重健身;“文”的可以练练琴棋书画,打打扑克。于是,弄堂里杠铃的撞击声不断,还随处飘扬着吹口琴、笛子,拉二胡、小提琴的乐曲声。

当年,十几岁的我心思活络,喜欢尝新,有一次去一小伙伴家玩。他不知从哪弄来一把二胡正拉得起劲,等他停下来,我就蹭着拉了几下,发觉很好玩,马上来了兴趣,就模仿他的动作、姿势拉了起来。可想而知,刚学拉二胡,声音“吱吱扭扭”,似锯木头,好在那小伙伴一个人居住,房间前后没邻居,也不影响别人。

那时,我们弄堂里有个善拉小提琴的陆姓小伙伴,也经常来玩,他拉小提琴有点名气,为此,我还动过想跟他学拉小提琴的念头,但那小伙伴说,拉小提琴首先要懂五线谱,“你们只识简谱,还是拉拉二胡吧”。

到底是行家,他一来,发觉我们拉二胡有许多毛病,找不准音、旋律不对。于是,他给我们讲解内外弦的音高关系,教我们如何定音1/5弦、5/2弦等,虽然他也不会拉二胡,但是他偏偏能用拉小提琴的手法来教我如何拉二胡,说弓毛要紧贴琴弦,手不能僵硬,手腕要灵活,像拉小提琴那样,拉弓或推弓都要先出手腕,然后带动手臂左右运动。

除此之外,还讲解了基本音律、音阶等知识,按弦要注意指距问题,特别是“3”和“4”,“7”跟高音“1”的半度音关系,指距要靠近,想不到,拉小提琴的小伙伴最后教我学起了拉二胡。术业有专攻,小提琴的持弓是架在琴弦上的,弓子必须端着,由此我养成了端着弓子拉二胡、琴弓不贴琴筒的习惯。这股热情一直到参加了工作才逐渐退了潮,有几十年没再碰二胡。

老年大学的教学是一星期一节课,一节课一小时,然后按老师要求,回家每天练琴至少一小时。在授课中,蒋老师一上来就纠正了我之前野路子的持弓手法,要求把二胡弓子架在琴筒上拉弓或推弓。

二胡班的同学们来自不同地方,学二胡的时间长短不一,有的同学真的是零基础,有的同学已经练了好几年了,像我这样,在青少年时期“摸”过,后来又扔了,现在又重新拾起的也有,因此同学们之间水平参差不齐。在蒋老师的悉心指导下,从练习拉空弦开始,我重新体验学拉二胡的乐趣。

一转眼,在老人大学的几个月过去了。时间虽短,但还是学到了许多二胡演奏技巧,从演奏练习曲到拉慢速《赛马》,自我感觉进步还是蛮大的,让我学习拉二胡更自信,更自如了。

事有不巧,学习刚起步,2024年,老年大学因校舍要拆了重建,线下教学暂停,有条件的线上继续上课,不具备条件的,则须等待新校舍建成后再作定论了。我们的二胡班就此“息搁”,翘首等待复课。

文苑投稿电子信箱:  
zfk@yptimes.cn, 欢迎投稿



湖光 ■张文忠

意犹未尽

# 料峭春寒六安行

■任泳先文

我对安徽六安的概念很淡薄,仅限于知晓当地名茶六安瓜片。

有幸参加“六安号”挺进大别山首发团的参访活动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安徽六安是革命老区,赫赫有名的大别山就在六安辖下。

第一天的行程中,站在闻所未闻的淠史杭灌溉工程纪念塔下,第一次感到自己是多么的孤陋寡闻。

淠史杭灌溉工程涉及淠河、史河和杭埠河三大水系,横跨长江、淮河,覆盖江淮地区的皖豫两省四市十七个县。

展陈中的独轮车,许多年轻人可能连见都没有见过,这是当年淠史杭灌溉工程的主要运输工具。用着那些铁锤、钢钎、铁铲和箩筐等原始工具,人拉肩扛,劈山填川,引水上岗,淠史杭工程从1958年动工,一直到1975年淠史杭灌区管理局成立,皖西数十万民工坚持奋斗了17年。为了确保工期进度,最多的时候,居然有80多万民工同时奋战在淠史杭工地上。

在4亿多个工作日子里,淠史杭工程总计开挖出6亿土方,贯通了2.5万公里渠道、6万多座渠系建筑物和1200多个中小型水库,以21万多个塘堰为架构,成功搭建了“长藤结瓜”式的灌溉系统,成为新中国建立以来兴建的最大的灌区。

“当年挖出的土方,如果以高度和宽度均为1米来筑堤,这条长堤可以绕地球13圈半。”听着讲解,仔细看着图片和文字介绍,心中难以抑制地泛起层层波澜。

抬头细看这座纪念塔的外形,像极了闻名中外的黄鹤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大凡亭台楼阁,几

乎都与文人墨客有关。而眼前这座仿黄鹤楼造型的淠史杭灌溉工程纪念塔,让我有了完全不一样的感受,这是我记忆中第一座为了纪念伟大的水利工程而兴建的纪念塔,用以纪念六安人民为了战胜旱涝频发的自然灾害而付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

后来的行程中,我们来到位于霍山县境内的素有“霍山八景之一”称号的六万情峡景区,还有大别山彩虹瀑布、霍山大峡谷漂流、大别山主峰景区白马尖、屋脊山景区、佛子岭风景区和铜锣寨景区,还有一个很不错的陆沙河温泉。

位于大别山腹地的天堂寨,气温还是比较低的,路上积雪未消,山壁上的冰凌晶莹剔透,在阳光的照射下,折射出莹莹的光。登上天堂寨的玉屏峰,峰顶的树上都是皑皑白雪,上海很少见到如此雪景。玉屏峰顶,正是一脚踏两省的交界处。穿行在早春的阳光里,我们尽情呼吸着大别山区清冽而新鲜的空气。

金寨县是闻名全国的将军县,历经反围剿、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六安老区先后有30万子弟加入红军和解放军,投入革命,而金寨县就有10万优秀儿女,为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

1947年7月,刘邓大军的战时指挥部就在金寨县的这座宅院里面。门口有对联,也有横批,上联是:刘邓妙举千里挺进横纵黄淮大转折;下联是:军民联战万马奔腾风卷南北主沉浮;横批是:扭转乾坤。当年根据党中央的决策,刘邓大军渡过黄河,千里挺进大别山,使我们的解放战争实现了由战略防御向战略进攻的伟大转折。

我们一行专门去参访了金寨县革命博物馆。

在展厅里那丰富的图片、文字和实物中,与我们一起同行参访的红二代徐海平,再一次见到了自己父亲徐兴华的遗像。

徐兴华是金寨县人,是个不折不扣的老红军,1935年7月在长征途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经历过无数次的战斗,在枪林弹雨中舍生忘死、奋勇杀敌。新中国建立之后,徐兴华成为了我国航空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此次随千里挺进大别山的首发团再次回到金寨县,再次看到陈列在革命博物馆里的父亲遗像,再次感受故乡人民对革命军人和先烈的崇敬之情,徐海平激动得热泪盈眶。

新中国建立之后,金寨县籍的将军一共有59名,其中上将一人,中将8名,少将50名。在金寨县牺牲的10万余名革命先烈中,无名烈士高达9万多人。

红军广场上,由刘伯承元帅题词的“燎原星火”烈士纪念碑,高高矗立。共和国和六安老区的人民,将永远铭记金寨县的革命先烈和先辈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所作的伟大贡献!

走在金寨县城,可以看到不少有着红色基因的道路,红军大道、将军大道等。在金寨县城,还看到了“八月桂花遍地开纪念广场”,原来我们这一代人非常熟悉的那首《八月桂花遍地开》,它的曲调就取材于金寨县,当年由一个名叫罗银青的当地才子填词。

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留下了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由红二代徐海平提议,我们唱起了金寨籍的红歌《八月桂花遍地开》,这歌声源自那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源自我们的红色基因和血脉,源自我们对六安老区的革命先烈和先辈的无比崇敬,源自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

诗抒胸臆

## 南岸

■冯如

南岸葱茏榕树秀,  
居高一眺拂愁空。  
清江掩映楼林外,  
红日欲眠山雾中。  
旅久思家旋鹤影,  
忆深寄远灿茶丛。  
三千京洛繁华路,  
犹爱故园青翠风。

行走杨浦

# 在“228”了解变迁

■石昊洋文

2月4日下午,天空灰蒙蒙的,下着密密细雨,我和爸爸冒雨来到了位于杨浦区的“228”街坊。

我先来到“1号楼”,在1楼看到了许多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生活用

品,凤凰牌自行车、老式电话机,还有小人书、算盘、打酱油的瓢等等,对我来说这些陈年旧物都很新鲜。

上了2楼,那里还原了许多当年的场景。在居家生活场景中,我看到了“三五”牌时钟以及黑白电视机,还有八仙桌等老式家具;在工作场

中,办公桌子上放着一个老式话筒,旁边还有几张报纸,有些报纸还被夹在了杆架上,最吸引我的是一个用坚硬的竹藤捆成的安全帽,这可真少见;在老式照相馆场景中,人们可以坐在椅子上,背后是一幅巨大的老上海照片,有南京路、大世界、七重天……光影间穿越到老上海;在娱乐场景中,可以想象工人在工余时间可以下下象棋、拉拉手风琴、唱唱歌、打打乒乓,那时候人们虽然物质匮乏,但简单中又是那么充实。

走进“8号楼”,这是改革开放后的“两万户”。政府在中心城区陆续兴建了一批五层至六层的新工房。与此同时,包括“两万户”住宅在内的老工房陆续迎来旧改和重建,房子变大了,环境变美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228”街坊也翻新了,公寓、超市、健身房、饭馆、绿地、咖啡馆,样样都有。

走出8号楼,站在“228”街坊的大门口朝里看,这美丽的“228”街坊,真切地见证了上海的时代变迁。